

崩潰青屢受挫「非常學堂」幫重生

成績差自卑抑鬱 父母離異輟學打鄰居入懲教所



阿輝(化名)人生似乎滿是陰霾,讀書成績差、性格敏感又自卑,結果患上抑鬱症。父母離異,令他壓力大而輟學;再加上母親欠債,追債佬登門滋擾,鄰居以厭惡語氣投訴他一家,最後阿輝崩潰,與對方大打出手,被判入懲教所。迷失兩年,他在教育局轉介下到「非常學堂」學習,原先對此他不抱有任何希望,但改變悄然發生。

■記者 柴靖

「我覺得許多人用歧視眼光望着我。」年幼時的阿輝,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他讀書成績不理想,又不善與人溝通,同學一句平常話,就掀起他內心很大的波瀾。

中一下學期,由於情緒不穩,阿輝已經無法上課室見人,只能留在圖書館溫習,被證實患上抑鬱症。後來父母離婚,母親欠債被追數,阿輝生活壓力愈來愈大,中二決定輟學。

收數佬上門討債,鄰居大為不滿,不斷指責阿輝媽媽,疼惜母親的阿輝忍無可忍,與鄰居爆發嚴重衝突,以發洩多年積怨。事件令他被判入懲教所半個月,阿輝變得更陰沉,「那裡的人特別冷漠,非常恐怖!」暗地裡,他對前途充滿憂慮。

兩年打機閒逛 放棄人生

離開懲教所,心灰意冷,阿輝整整兩年只顧打機、閒逛,對任何事都抱著放棄態度。後來,他被教育局轉介到「非常學堂」,它是幫助輟學青少年重回社會或者重返校園的「中轉站」,提供學業、生活及職業培訓,希望幫助學員重建信心、培養能力。

「非常學堂」中,對阿輝影響最大的是團隊協作遊戲,「這些遊戲挑戰都很难完成,但是大家在失敗和嘗試中,明白到信任的重要,第一次靠團隊協作取得成功,很有滿足感。」

團隊協作遊戲 突破心障

協作遊戲讓阿輝突破自我保護的心理障礙,潛移默化地讓他得到進

步和轉變,他終於重新上學。不僅如此,內斂又不善交際的性格得以改善,他擔任學校風紀,「有些同學並不理解我的工作,但遇到誤解,我會選擇正面交流,自己解決不了,會跟社工溝通。」

他認真地說:「現在的我,會嘗試用不同方法解決問題,失敗的時候,會反思方法是否有問題。總之,我不會放棄。」現在,他在青年學院修讀心儀科目化學專業。

昔日的內向少年,憂鬱已經消散。如今,他仍要面對母親臥病在床、父親失去聯絡的困境,但他堅信「問題早晚能解決」,並開始計劃將來,「今年我要入讀高級文憑課程,有朝一日要成為工程師,希望過平凡而有意義的生活。」



「非常學堂」校長張若蝶(右)與阿輝(左)。

柴靖 攝

33%學童冀新特首助紓家庭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了解學童對新任特首期望,有機構近日訪問逾千名小四至中三生,結果顯示,六成人自評生活開心,但33%人希望未來特首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29%期望改善物質生活。

四成三人希望新特首改善學校設施及環境,逾百人希望減少功課、測驗及考核。有學生更坦言想與新特首對話,「想特首來探訪我們,與我們溝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長腿叔叔信箱服務」,去年12月中至今年1月初進行「兒童對未來特首的期望」問卷調查,訪問1,033名小四至中三學生,從家庭、學校及社區了解他們的情況及期望。

近半人盼改善學校設施

結果發現,六成受訪學生認為在家庭、學校及社區都生活得開心或非常開心,不足一成指生活不開心,其餘則認為生活感覺一般。對未來特首期望方面,分別有33%及29%人想特首減輕其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公佈一項關於兒童對未來特首的期望的問卷調查。受訪者供圖

家庭經濟負擔,以及改善其物質生活。

學校生活方面,887名學生回應,其中四成三受訪者希望改善學校設施、設備及環境;另34%人願望與學習安排有關,當中53%(約160人)希望減少功課、測驗或考核,有人更直接寫上不要TSA及功課。另有六成三受訪

者希望改善社區設施及環境。

受訪學童很多願望都很率真,包括「我希望他(未來特首)能探訪我們,並與我們溝通」、「我希望未來特首可在我居住的社區建一個遊樂場」及「我希望特首把我家的水檢查好,不要有鉛」等。

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助理總幹事黃陳麗群分析指,結果反映受訪兒童資源匱乏感覺強烈,期望特首參選人關注兒童聲音,積極為兒童提供社區參與體驗及實踐機會,並建議日後在主要及相關政策倡議時,製作兒童版本(child-friendly version)資料。

四成幼園K1已滿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免費幼稚園教育將於2017/18新學年實施,700多間幼稚園上月中完成統一註冊,並持續更新其幼兒班(K1)學額空缺資料。

教育局最新資料顯示,截至上周五(本月17日),共有308所幼稚園已滿額,佔總數約四成。

今年共有753所幼稚園參加教育局「幼稚園幼兒班(K1)收生安排」,透過局方網頁持續提供學額空缺資料。截至本月17日,共有278所幼稚園仍有學額提供,另167所正處理候補名單,而滿額幼稚園308所,佔總數40.9%。

各區幼稚園學額空缺差異相當大,並不平均。以大埔區為例,區內26所參加上述收生安排的幼稚園中,近85%(22所)已額滿,餘下4所正處理候補名單,未有任何幼稚園可提供空缺學額;油尖旺27所幼稚園中,亦有近78%(21所)已額滿。

黃大仙南區北區較鬆動

另一方面,部分地區K1學額較鬆動,例如黃大仙及南區均只得約22%幼稚園滿額;數年前面臨學額嚴重不足的北區,只有26%幼稚園滿額,其餘近四分三學校仍可招生。

教育局提醒家長,學額空缺資料與時轉變,只作參考之用,欲尋找學位者,應直接向幼稚園查詢最新K1學額空缺情況或收生詳情,取錄結果由學校決定。

各區幼園學額空缺

地區	有學額空缺	正處理候補名單	沒有學額空缺 (佔區內幼稚園總數比率)
大埔	0所	4所	22所(84.6%)
油尖旺	2所	4所	21所(77.8%)
灣仔	3所	2所	10所(66.7%)
深水埗	10所	8所	23所(56.1%)
荃灣	8所	7所	18所(54.5%)
沙田	7所	18所	30所(54.5%)
中西區	8所	3所	13所(54.2%)
元朗	26所	13所	30所(43.5%)
九龍城	12所	14所	19所(42.2%)
西貢	17所	9所	15所(36.6%)
觀塘	29所	17所	25所(35.2%)
屯門	23所	18所	19所(31.7%)
葵青	25所	16所	16所(28.1%)
東區	31所	13所	16所(26.7%)
北區	25所	6所	11所(26.2%)
離島	16所	1所	6所(26.1%)
南區	7所	7所	4所(22.2%)
黃大仙	29所	7所	10所(21.7%)

資料來源:教育局網頁

製表:高鈺

中大馬榮健膺IEEE院士銜



■馬榮健 中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馬榮健,近日獲工程學國際權威組織電機及電子工程學會(IEEE)頒授2017院士榮銜,以表彰他在訊號處理及通訊最佳化方面所作的重大貢獻。

IEEE是全球最大規模的科技專

業組織,在超過160個國家及地區擁有超過43萬名會員,宗旨是促進科技創新及發展,改善人類生活。

IEEE院士是該會最高榮譽之一,要經過嚴謹的遴選程序,每年只有不多於0.1%會員獲得此最高資格。

中大現有26名教授獲選為IEEE院士。

馬榮健在訊號處理、通訊、最佳化及遙距感應技術範疇的基礎研究均獲認同,包括可應用於Wi-Fi、4G及5G等的多輸入多輸出無線通訊,研發高性能檢測設備、複雜移動網絡的干擾管理及資源最佳化、可分辨生物醫學圖片中不同組織的矩陣分解法、或善用高光譜成像技術分析遙感衛

星圖片,以了解當中物質等。

他於Google學術搜尋中被引用約7,000次、於Web of Science被引用約3,200次,並有8份論文被評為科學及工程領域的最高引用論文(ESI Highly-Cited Papers,即該領域中最高1%)。

他分別於去年及前年取得IEEE Signal Processing Letters期刊及IEEE Signal Processing雜誌最佳論文獎。

辯論互攻漏洞「競技」非尋「真理」



辯論無窮

大部分人在準備辯論的時候往往消耗大量時間尋找一個無懈可擊的論點。他們希望這個論點無比正確,無從反駁;評委一聽就接受,對方一聽就認輸。即便不是為了贏比賽這樣功利的想法,他們也希望通過這樣的努力,尋覓到真理。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和隊友無休無止的爭吵。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的立論換了一個又一個。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花費了準備辯論賽的大部分時間。

不是看「誰的論點更正確」

但是,他們最後不僅輸了比賽,也幾乎找不到所謂的「真理」。為什麼呢?因為辯論賽本來就不是一個靠「誰的論點更正確」來獲得勝利的遊戲。如果遊戲規則真的是看「誰的論點更正確」,

正反雙方各自寫一篇嚴肅縝密的論文就可以了,又何須你來我往的辯論呢?

辯論,固然有「論」的部分,也就是貫穿始終的主線,一套自圓其說的邏輯,但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辯」。指出對方的謬誤,釐清對錯的差別。辯論辯論,最讓人期待,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正是因為這是一個思想「競技平台」,而非「研究基地」。

兩陣交鋒中,辯才平平的一方,不僅無法發現對方的漏洞,展開攻勢,往往也招架不住對方的詰問,甚至面對對方的惡意曲解,也很難向評委和觀眾澄清本意,場面很是難看。就算真的準備了更好的內容,也不能為我所用,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對評委而言,辯論賽的評判不是依據我們準備的內容,而是依據評委聽到的內容。交鋒過程中,若不能完整地全面地展現自己的論點,那麼評委接收到的信息也只能是片面甚至是錯誤的。這樣的隊伍自然無法獲得勝利。

另外,辯論也不是一個藏匿了「真理」的叢林。辯論議題必須具有可辯性,也就是雙方都各有其情理,且情理之間難分高下。比如,「當今社會,男人/女人更累」。正方可以申張「男人有承擔更大的社會期許之累」;反方可以傾訴「女人有和社會歧視抗爭之累」。雙方的論點都容易理解,但哪種「累」更「累」呢?沒有定論,還看哪一方誰更辯才無礙,舌燦蓮花。如果未來有一天,我們通過生物學的實驗或者社會學的實驗或者定理,定量地測出來每一種「累」的「累值」是多少,那麼這個辯題也就沒有辯論的必要了。

再比如,「香港應該/不應該開徵肥胖稅」。正方可以講述,港人飲食不健康,肥胖疾病攀升,基於健康應該開徵肥胖稅;反方則可以陳情,政府徵稅往往需要一個正義的理由,但是不健康的生活本身既沒有統一的判準,也沒有正義與不正義的區別,還會限制自由消費選擇,所以不應該。

公共政策的制定,到底應該更偏重社會整體的健康狀況,還是應該讓位於民眾的自由選擇呢?這取決於不同的個人

經歷和價值取向。瘦人和胖人的選擇不同;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的選擇不同;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選擇不同;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選擇也不同。這樣的不同無分對錯,只是單純的不同。這樣的不同根植於人心,變換與不同的時空場景,幾乎不太可能達成定論,也就不存在所謂的「真理」。

找「最合適」說法 引起共鳴

所以,辯論不是為了達到一個所有人都認同的「真理」的終點。辯論既沒有「真理」,也沒有「終點」。辯論的世界裡,沒有正確與錯誤,只有接受與不接受。我們辯論的旅程,不過是為了沿途的觀眾尋找「最合適」的說法,引起他的共鳴,獲得他的認同——就好像用一把把鑰匙,打開一扇扇心門。

■孟佳聰

中華思辯學會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